

国家图书馆所藏稀见丛帖三种 ——为张伯英《法帖提要》补遗

吴元真

张伯英,字勺圃,一字少溥,别号云龙山民、榆庄老农,晚号东涯老人。清同治十年(1872)九月生于江苏省铜山县,1949年元月病故于北平,享年七十八岁。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和碑帖学家,特别是对帖学的研究堪称翘楚,为世人所敬仰。《法帖提要》是先生在1938年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一书撰写法帖部分的手稿,“洋洋百数十万言,仿四库提要之例,列举自宋至清帖凡五百一十二种,指陈得失,如数家珍,激浊扬清,洞见症结,昔之苏、米、二黄不过是也。”^①可以说,《法帖提要》是先生多年来研究帖学成果的总汇,先生以前所撰评帖之著多收在这部书稿内。先生一生所见帖本之多,内容之广,是其他论帖者所望尘莫及的,所以后来学者无不视《法帖提要》一书为帖学研究空前之作,倍受瞩目。近代不少帖学家都从中汲取营养,受益匪浅。容庚先生著《丛帖目》凡四册,是今日所见丛帖目最为宏巨者,书中凡是与张氏所见法帖相同者均抄录张氏评鹭之说,以按语形式附于帖后。对张氏所见未足本,容氏大多都有文字补充。针对张氏的《法帖提要》,还有近人李天马整理出《张氏法帖辨伪》一书问世。

国家图书馆藏帖颇丰,可谓全国名列前茅。今就张氏所见丛帖未足本而馆藏足本者择其重要帖目介绍三种,以为研究帖学者参考。

一、至宝斋法帖

关于此帖,张伯英在《法帖提要》中曰:“至宝斋法帖一卷,孙氏本。清孙丕廷辑,无卷次,每帖皆有丕廷自跋,而全帙未得见。此所见者:右军豹奴帖、曹娥碑、东方朔画像赞也。”^②张氏仅见三帖,评曰:“此种钩摹本出庸手,曹娥、画赞等字形笔法略无区别,谓为某帖近褚,某帖近欧、虞,诚莫知近处何在?”

国家图书馆藏此帖八册本。张氏所见只是该帖第二册的前半部。馆藏本第三、第四册帖尾有“古吴章鏞摹勒”楷书小字,乃知其帖摹勒者章鏞也。吴门章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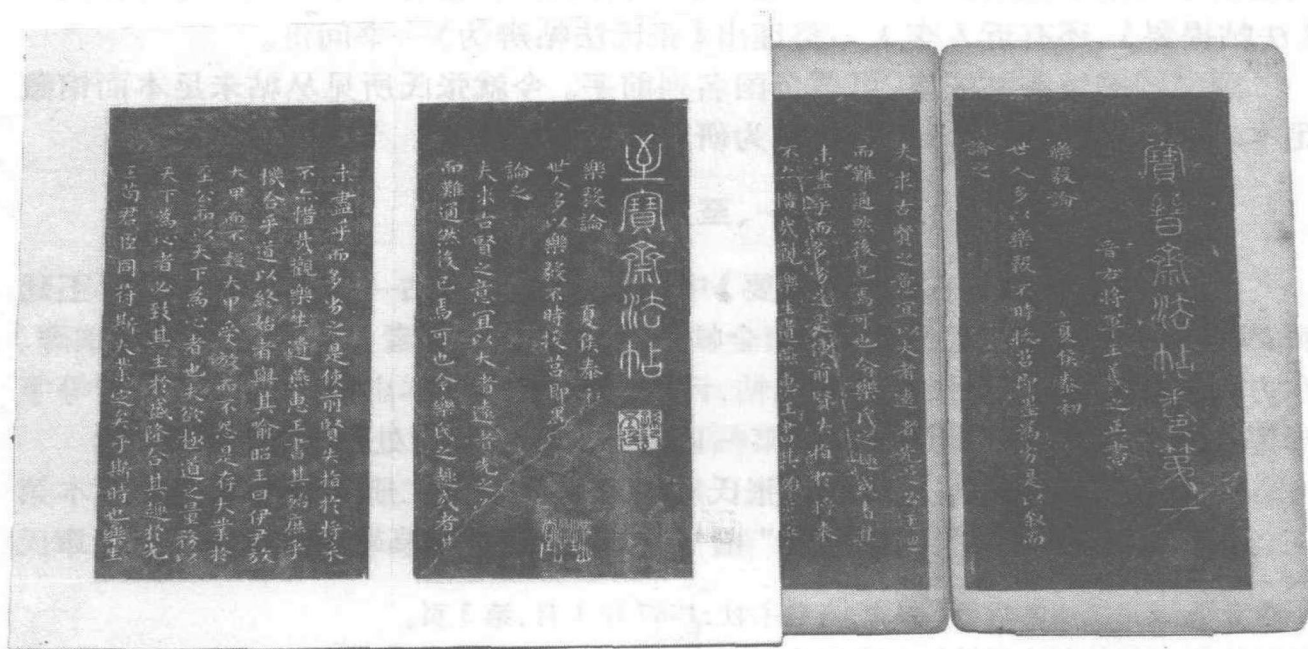
^①李天马:《张氏法帖辨伪》叙言,齐鲁书社,1987年1月,第3页。

^②张伯英:《张伯英论碑帖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5年。原稿出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影印本,齐鲁书社。以下所引张伯英语同此。

乃刻帖世家，明嘉靖时章文、章藻所刻的《真赏斋帖》、《停云馆帖》、《墨池堂帖》等都是书家案头之名帖，为世人所称颂。章鏞是否是章文的后继传人，不可知也。

馆藏八册本，第一册：乐毅论（孙丕廷跋“此为内阁残本，尤隐隐有龙跳虎卧之气”），王献之洛神赋，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，赵孟頫唐狄梁公碑。第二册：曹娥碑（孙丕廷跋：“曹娥帖右军别出一种，清劲之法，欧、虞蹊径实开于此”），豹奴帖（孙丕廷跋：“右军章草体仅见此一斑，官帖中亮白二亦逸少书”），东方朔画像赞（孙丕廷跋：“画赞前半骨力中藏故当胜，第此搨用笔圆润，想为登善所摹，近其姿态耳”），赵孟頫与子英学士书、与茂才书、与进之书，董其昌跋，黄庭经（孙丕廷跋：“黄庭经以清劲为主，浓浊者下也。若此本者清劲而兼圆润，真右军龙跳虎卧之笔，观者须以观兰亭法观之乃见其妙”）。第三册：赵孟頫韩愈三叙陈奕禧跋，临智永行草千字文，危素、元明善跋。第四册：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、谷庵铭宗翰跋，赵孟頫洛神赋张天雨跋、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。第五册：钟绍京兜沙经，颜真卿李玄靖碑铭，褚遂良摹王羲之乐毅论并题董其昌跋。第六册：黄庭坚题襄阳米芾词诗，赵孟頫闭邪公家传，米芾和陶渊明归去来词、归去来集字十首。第七册：钟繇季直表陆行真、袁泰、吴宽跋，王羲之临钟繇墓田丙舍帖，赵孟頫太极图说、西铭、帝尧戒曰帖、群仙高会赋宗元跋，蔡襄草书论。第八册：董其昌草诀歌附释文，赵孟頫醉翁亭记，董其昌秋兴八首。

《至宝斋法帖》孙氏辑刻了三十余种单帖而成，而张伯英只见其丛帖中的三帖，对孙氏自跋认为“可谓谬论”、“所见甚浅”、“不足论也”。孙氏何许人也，眼下未能检索到其他有关资料，仅从该帖每册首题下刻有“孙丕廷记”篆文小印可知他是此帖的辑者无误。孙氏辑刻《至宝斋法帖》显然是受清人伪刻《宝晋斋法



图一

帖》的影响。《宝晋斋法帖》是南宋咸淳四年(1268)曹之格任无为通判时在米刻《宝晋斋法帖》的基础上增入家藏晋帖及米芾帖,汇为十卷而成。宋拓《宝晋斋法帖》传世极稀,明范大澈、冯铨所藏均属零星残册,可知足本极不易得。因此,帖肆估贾就有人伪刻它帖冠以宝晋斋之名,欺人耳目。孙氏就是见到这种伪刻本而启动辑刻《至宝斋法帖》的。因为《至宝斋法帖》的卷首篆书与《宝晋斋法帖》伪刻本卷首篆书字形篆法一致,乃至字的大小也一样,效法得十分有味。(图一)伪刻本《宝晋斋法帖》是以王羲之乐毅论为开篇第一帖,《至宝斋法帖》也是以王羲之乐毅论为首帖,两帖均是翻刻,然底本不同。前者是翻刻曹士冕跋全字本,后者是翻秘阁海字本。纵观国图藏孙氏辑刻的《至宝斋法帖》八册本,可以看出《至宝斋法帖》所用底本多是明清刻帖的翻刻本。其中可观者如“锺繇季直表”,是与《真赏斋法帖》同一底本,摹刻得很有精神。此帖中的赵孟頫书帖如与进之书等,摹刻得也颇有赵字之风采。其余各帖则摹刻得一般,特别是张氏所见三帖,确不足观也。容庚《丛帖目》未收《至宝斋法帖》,此帖存世之稀,难见足本。

二、御笔小行楷书

关于此帖,张伯英在《法帖提要》中曰:“御笔小行楷书十卷,清内府本。清高宗书。全帙今不获见,此存第四、第九之二卷,首尾不具,序跋均付阙如,无由知勒石年月。此两卷为帖十余种,曰:御制和江文通杂拟诗三十首、御制茜园八景诗、御制玉泉山杂咏诗、御临董其昌书陶谢诗、御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及董跋、御临唐太宗帖、御临吴琚书、御临王羲之帖、御临宋四家帖、御临兰亭、御临米芾帖、御临薛绍彭帖、御临米芾天马赋、御临玉枕兰亭诗序。册高半尺许,宽不及三寸,每页四边均刻极精细之花纹。卷首:御笔小行楷书第几篆书,御制临某某帖皆隶书,字大者不逾三四分,小者则若蝇头。……摹拓俱精,石以不存,访之收藏家鲜有知者,则是残册亦足珍矣。”



图二

国家图书馆收藏此帖足本十卷十册,清内府本。该帖楸木封面,上刻“御笔小行楷书墨刻第几”,经折装,浓墨乌金拓,帖每开高广19厘米,成正方形对折,四周刻缠枝花纹(图二)。帖尾隶书题“乾隆岁次甲寅春王正月臣金简恭摹上石”。第一册:南苑双柳树赋,前后哨鹿赋并序跋,永安寺古井记、玉杯记,玉泉山竹垆山房记。第二册:己巳出塞行围七律四十首。第三册:庚午巡幸五台七律四十首。第四册:子目见前文。第五册:拟古

诗三十首,咏蜀葵诗,题张昉出牧图,题陆治画四时蔬果,题丁观鹏乞巧图。第六册:临赵孟頫书洪范,临董其昌书牡丹赋并序,临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,临九成宫醴泉铭。第七册: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,临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并图,临西园雅集图记,临苏轼诗帖,临赵孟頫书苏轼诗,临董其昌摹苏轼帖,临董其昌摹兰亭诗序,乾隆书忆昔诗并题。第八册:临王羲之书乐毅论,临楷书千字文,临苏轼桤木诗,临董其昌十八罗汉颂。第九册:子目见前文。第十册:御书鲁光殿赋并序,御书雪赋,御书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。清高宗弘历“肄书之勤为儒生伏案者所不能及,每册字皆万余,缩摹古帖精慎不苟”。在七、九两册帖尾有乾隆四十五年御笔行书小楷“忆昔诗”曰:“射鹄廿发中十九,抚茧蝇头书自手。射已前园泐以诗,书则西清贮之久。射因臂病常弗为,书亦眼昏小字丑。文武臣中昔陪侍,经亲见者今稀有。无我质我弗重能,忆昔浑如腾谤口。”纵阅全帖,乾隆小字虽精慎不苟,然终不如大字写得流畅精神。该帖摹勒在乾隆五十九年(1794)元月,恭摹上石者金简《清史稿》有传。“金简,赐姓金佳氏,满洲正黄旗人,初隶内务府汉军。……金简,乾隆中授内务府笔帖式,累迁奉宸院卿。三十七年,授总管内府大臣。监武英殿刻书,充四库全书副总裁,专司考覆督催。三十九年,授户部侍郎,管钱法堂,镶黄旗汉军副都统,赐孔雀翎。四十三年,命纂《四库荟要》,署工部尚书。四十六年,命总理工部。四十八年,擢工部尚书、镶黄旗汉军都统。五十年,与千叟宴。五十七年,调吏部尚书。五十九年,卒,谥勤恪。”^①

张伯英在《法帖提要》中,只见该帖的四、九两册,故论及不详。容庚《丛帖目》有十卷本存目,然子目注录少有差错,所以馆藏初拓足本可以纠谬补阙。

三、崇兰馆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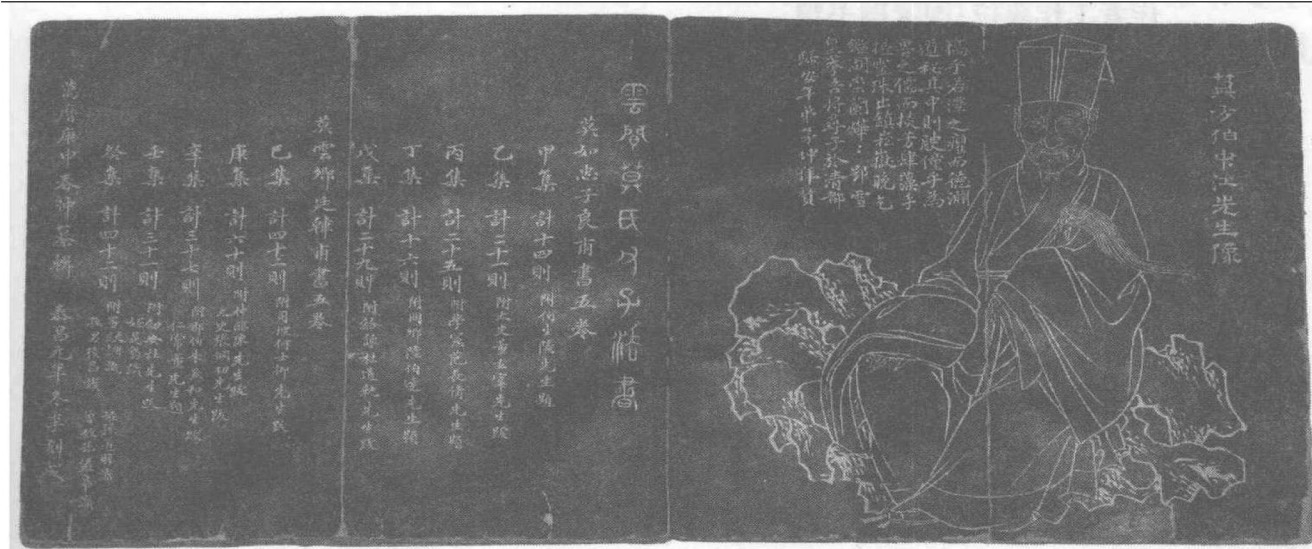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此帖,张伯英在《说帖》一书中有载,《法帖提要》收录全文。张氏云:“崇兰馆帖十一卷,明莫如忠及其子云卿之书,从孙后昌汇刻为十卷,续一卷,皆云卿也。如忠字子良,号中江。云卿原名是龙,得米海岳石有云卿二字,因以字行,更名廷韩,号秋水。后昌字君全,汇诸家所藏中江父子遗迹以成此帖。是本谨存秋水书,而中江佚矣。明代书家,云间最盛。陈仲醇曰:‘吾乡工书遇主知者,前有沈学士度、沈大理粲,后有张大司空骏,张少宗伯电,张南安东海之草,陆学士俨山之行。及莫方伯父子出,声实煊赫掩其上,观崇兰馆帖,名不虚得。有若任子明仁发、王伯静默、朱孟辨芾、陈文东壁、卫立中德辰、章拱辰弼、曾心传遇、顾谨中禄,均名在书史,而流传绝少。若有贤子孙如君全兄弟,岂至尽为泰山没字碑哉!’眉公于诸贤书迹之湮没,深致感慨。然诣力如廷韩自有不待刻帖而后传者。董玄宰题其续帖云:‘秋水少时即嗜古帖,笔花飞洒,得者如百斛珠千金裘也。此册所谓剑头屈玉,鼎足垂金,尽楷法之妙,观之不胜人琴之感。’戏鸿堂所摹颜帖有出莫氏旧藏者。今拓本已不易得,此虽残帙,亦可珍矣。”容庚在《丛帖目》录张氏提要

^①赵尔巽等撰:《清史稿》列传一百八,中华书局,1977年12月,第10787页。

后又云：“案余所藏此帖，莫氏父子各三卷，与张氏异，张氏所见实仅是龙续帖一卷耳。所引董其昌跋，余藏本无之。莫如忠，字子良，华亭人。嘉靖十七年进士，累官浙江布政使，洁修自好。行草风骨朗朗，以二王为宗。万历十七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莫是龙，字云卿，后以字行，更字廷韩，如忠子。十岁能文，十四补诸生，长善书画，小楷精工过于婉媚，行草豪逸有态，皇甫汸、王世贞辈亟称之。以贡生终，年不满五十。”

张伯英与容庚二人均未见足本，所述各有其词。国家图书馆藏此帖初拓足本，现介绍如下：帖首为莫方伯中江先生像，旁有茅坤赞词（图三）。后为目录，首篆书题“云间莫氏父子法书”。莫如忠子良甫书五卷：甲集计十四则附伯生陆先生题，乙集计二十一则附太史董玄宰先生跋，丙集计二十五则附学宪范长倩先生题，丁集计十六则附同乡陆伯达先生题，戊集计二十九则附给谏杜道执先生跋。莫云卿廷韩甫书五卷：己集计四十二则附司理何士抑先生跋，庚集计六十则附仲醇陈先生跋、太史张侗初先生跋，辛集计三十七则附郡伯朱景和先生跋、仁常董先生题，壬集计三十一则附幼安杜先生跋、姪是豹识，癸集计四十二则附是琳、是彦识、姪孙道醇识、孙男后昌识、曾姪孙俨皋识。该帖于明万历庚申四十八年（1620）春仲纂辑，泰昌元年（1620）即天启元年冬季刻成。帖正文首隶书题“崇兰馆帖”，无卷数。馆藏此帖为清代重装裱，分五卷成五册，在第一、第二册帖尾有篆书“万历四十八年岁在庚申春日长孙后昌君全氏摹勒上石”三行。卷三册中为莫廷韩先生像，旁有沈明臣赞词（图四）。在第四册、第五册帖尾有篆书“万历四十八年岁在庚申春日姪男后昌君全氏摹勒上石”三行。此帖镌刻者为顾功彦。国家图书馆藏清重装五册本实际上是崇兰馆帖的初拓足本，其后又有张氏所见的续帖一卷。容氏在丛帖目中所云：“余所藏此帖，莫氏父子各三卷，与张氏异……。”容氏家藏本是初拓本的残帖。

历史上父子善书者首推晋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，后有二王帖传世。其后虽有



图三



图四

欧阳询、欧阳通，徐峤之、徐浩，文徵明、文彭等，然均未见合刻帖传世。莫如忠、莫是龙父子以习二王书而名震云间，显赫四方，并有合刻崇兰馆帖传世，洵二王之后为首举。此帖摹勒精湛，明代刻帖多摹勒粗劣，少有传神之佳帖。该帖可以说是在明万历时刻帖之冠了。在莫是龙书“中圣杂言”帖是豸识文后有后昌识文曰：“此帖及书学诸卷多方搜访始得借摹，奈双钩误属拙手，无一笔相肖，余深悔轻就石也。幸澄宇叔重摹，精神跃跃几夺天巧，因毁前石，再镌之。姪后昌谨识。”可见莫后昌对摹勒此帖之认真。莫是龙是董其昌的好友，董氏尊称莫如忠为老师，可知莫氏父子书之名气绝非一般。纵观全帖，不仅可以赏鉴莫氏父子的书法艺术，同时也可以看出父子二人在诗文上的功力也是卓荦不凡。莫氏父子的崇兰馆帖传世极少，初拓本更为难觅，所以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帖初拓本全帖有极高的版本价值、艺术价值和史料文献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